

妈妈的味道

■黎广贞

有妈妈的日子,天天都是母亲节
没妈妈的日子,天天都是清明节
——题记

怕又累,背脊热汗湿漉漉一片……

妈妈的双脚

在我参加高考前,我记忆里妈妈就极少坐过,几乎每天都在不停地劳作。我小时候家里穷,兄弟姐妹多,加上又要接济爷爷奶奶和亲戚,每餐稀饭,妈妈都把米捞给了我们。我印象中,在我6岁到9岁那几年,妈妈吃“饭”,一是站着,二是全喝米汤不用筷子。生产队社员都叫我妈妈为“一阵风”,开工时因家务事多耽搁飞快地赶工,干活时也飞快地干活,收工时飞快地赶回家。妈妈右后背有一道深深的伤疤,她从未告诉过我,在我懂事的时候,十婆(我爷爷有十儿孙)告诉我,有一次生产队因田水问题,为维护正义,我妈妈挺身而出,站在田埂上,不许一个古怪老头肆意破坏。没想到这个古怪老头把锋利的锄头对着我妈妈的脚用力锄下,顿时鲜血喷涌……

当然,我妈也用双脚踢过我。我结婚头几年,我和夫人性格还在磨合期,每每有不同观点争论,多是在吃饭的时候,一到激烈时,妈妈表面谁也不帮,但台底下用脚狠狠地踢我的小腿,我就知道自己错了。

妈妈的声音

妈妈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存储很多很多,但三个特别的音节常常在我神经里响起。第一个特别的音节是刻在童年时代,因种原因,我童年时代曾三次搬家,一是东华岭,一是塘尾村,一是木窝塘。我童年时好动好玩,常常到吃饭时间还在外面玩耍,此时,就一定会听到妈妈的呼唤:“阿明——阿明啊,回来吃饭喽!”童年时,妈妈总是叫我阿明,工作以后才叫我广贞。妈妈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,将伴随我一生。

第二个特别的音节是在我步入少年一直持续近三十年。由于妈妈特别勤劳,工作生活“一阵风”,加上妈妈每顿吃的几乎是米汤,在她三十多岁时便得了严重的胃病。妈妈十分坚强,从不因病影响工作生活。实在疼得厉害,妈妈就用“纶巾”扎住腰部,减缓疼痛。每每此时,妈妈胃胀气便从嘴里冲出,发出“吃一吃一”,我每每听到这声音,内心就非常痛苦。妈妈一生最信中医和佛道,妈妈为治胃病吃了许许多多的苦药,终于在她近六十岁时,竟治好了。

第三个特别的音节是妈妈爽朗的笑声。妈妈对家里家外的许多事情都非常上心,很多时候也忧心忡忡,但妈妈很会调节

情绪,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,她也相信肯定会越来越好。妈妈人缘好,无论哪个年龄段的人,她都能做成朋友,她永远都是核心。我在坡塘读初中的日子,晚上上自修课回来,远远就听到妈妈那“哈哈哈哈哈”真诚、开心、富有感染力的笑声。我工作结婚后,妈妈跟我住,我也搬迁了三个小区,无论在哪,晚上在我家楼下,总有妈妈的朋友来找我聊天,妈妈在楼上,总能听到妈妈无数次的“哈哈哈哈哈”……

妈妈的味道

妈妈很爱干净,有轻微洁癖,家里永远都收拾得整整齐齐。妈妈有用炒米收藏一些中药材的习惯,她的房间总是溢出淡淡的药材清香,我儿子就非常喜欢这种味道。我现在讲的是妈妈厨艺的味道。大多数人对小吃惯了妈妈做的饭菜,都会说自己妈妈做的饭菜很好吃。我尽量去掉这些个人偏好,客观地说,妈妈真是一个天才的厨师,她把家常饭、家常菜做到近乎极致,就连有厨师证的妹妹也自叹弗如。我家亲戚朋友多,妈妈也很好客,经常有留宿留餐,亲戚朋友来我家,有一个重要目的,就是享受妈妈做的饭菜。番薯芋头是很普通的食材,但经过妈妈的手,那就是另外一番天地了。

先讲番薯菜,妈妈拿到番薯后,先用清水反复洗干净,然后用一个直径大概半米的磨盘,抓住番薯在盆壁摩擦,形成薯浆,我们也经常一起动手帮忙,有时一晚上就可以得到四五木桶的番薯浆。妈妈把这些薯浆装在布袋里,然后往布袋冲水,用手挤压,有时也用木棒反复捶,这样布袋就渗出白色的液体。反复多次后,布袋里就剩下番薯渣了。白色液体装了好几盆(桶),妈妈就让它自然沉淀,大概八到十小时,妈妈就把盆(桶)里的渣水倒掉,把盆(桶)里的沉淀物挖出,放在簸箕上,让太阳晒成硬块。晒的时长很讲究,妈妈用手捏捏,然后拿一点点在口里品品。晒好后,妈妈就把这些淡白色的粉块放在木板上,用长约三十厘米、直径约五厘米的木棒反复碾压,就成了薯粉(半成品)。妈妈用这些薯粉可以做成五花八门的美食。如果做番薯菜,妈妈就用滚水倒入薯粉里,并搅拌均匀,然后放在锅里(六十厘米正方形木板上上面铺上一层纱布),将稀薯浆均匀倒在纱布上,然后盖上锅盖,用不同的火候蒸一段时间。蒸的时长妈妈总是把握得很好。打开锅

盖时,满屋芳香。妈妈把一块块晶莹剔透的薯粉切成条状,然后放入生葱油锅里炒炒,那简直是口感爽嫩、香喷无比。

再说妈妈用她独特的手艺做的芋头饭、糯米饭、酿豆腐、砂锅鸡、煎炸蒸三道工序的新鲜塘鱼等等,很是受到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的称赞。

我几十年如一日地品尝享受着妈妈做的美食,我常常想,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,妈妈的味道,已融入了我的血液。

妈妈的善良

妈妈的善良是与生俱来的,我满脑子都是她与人善为的事例。我小时候家里很穷,有时吃了上顿没下顿。我记得在木窝塘农场时,有一次家里米缸里只有一筒米(大约一斤)了,那天晚上我家刚准备煮稀饭,邻居就来借米,妈妈把这一筒米都借给了邻居。妈妈看着我们兄妹迷惑的眼睛,微笑着拍拍我的头:“我们今晚用番薯做饭,很香的。”像这样侠客柔肠的事例,妈妈真是做了很多很多。改革开放后,我们终于告别了缺衣少食的年代。我工作后,妈妈跟我一起生活,我每月都给妈妈足够的家用。那时我住在四季街。四季街边上有好几户住平房的阿公阿婆,妈妈跟他们很熟,有一个阿婆拿了儿子给的钱(原本准备给上初中的孙女买单车)去买六合彩赌博了,阿婆哭得很伤心,不知道怎么办。于是妈妈拿出我给她的生活费,全给了这个阿婆。妈妈告诉她:以后不能再赌了,这钱不用还了。

妈妈的善举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,是在妈妈八十岁那年,妈妈和我姐姐去买菜,在油城九路人行道上,妈妈被汽车撞伤了。我接到电话后急忙赶到现场,只见姐姐抱着妈妈坐在路上,我心都碎了。姐姐死活不肯让肇事者走,妈妈附在我耳边轻轻地说:“撞我的司机不是故意的,好像他有急事,现在又是下班时间,人多车多,放他走吧,我们自己去看医生就行了。”妈妈的善良感动了我,我们放走了这个司机。

妈妈的身世

妈妈出生于旧社会,解放初划分家庭成分,评为贫农,家里上无片瓦,下无立锥之地。妈妈排行第七,也是老么。在她五岁的时候,外公就饿死了。为了下葬外公,外婆将妈妈卖给了一个谭姓的富农,换来

的是一块门板,外婆就是用这块门板将外公埋了。我懂事后,妈妈说起旧社会的苦,多次说到自己在旧社会,仅值一块门板。妈妈到了谭家后,五岁就开始养牛做家务,妈妈没有上过一天学,但天资聪颖,几乎做到过耳不忘。谭村很大,地块也多,妈妈只要听过大人说的哪一块地、多少亩(面积),就记住了,以至小小年纪就成了村里的活档案。妈妈很渴望读书,但她是买来的“小长工”,没有资格,于是妈妈在放牛之余就跑到私塾学堂外墙上,偷听私塾老师的讲课,什么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竟能倒背如流,一直到她80多岁了,还能一字不差地背诵。妈妈满脑子都是故事,而且是正能量,跟我不厌其烦地讲了许多许多,对我一生影响很大。

文革期间,村里评“全家红”,硬条件是这个家庭必须人人都会唱五首红歌,背诵五篇语录,我家六口人,都是妈妈一人完成,被评为“全家红”。老三篇《愚公移山》《为人民服务》《纪念白求恩》等许多文章,妈妈在八十多岁住院时还背给护士们听呢。妈妈有一个讳莫如深的秘密,就是从来不肯谈论自己一共生了多少个孩子。因为妈妈身体底子不好,营养不良,加上没日没夜地劳作,结婚后好几个孩子要么在肚子里,要么刚出生就夭折了,这是妈妈一辈子的痛。妈妈一生笃信佛教,格外虔诚,不管多忙,祭拜祖宗是天大的事情,风雨无阻。妈妈一生深明大义,政治觉悟高,经常教育儿女没有共产党,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。要感恩、听党话、跟党走。我正是听了妈妈的话,热爱祖国,热爱党,热爱工作,去年才被评为全国石油石化行业劳动模范、广东省劳动模范,今年我当董事长的公司又被评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单位。奖章里有妈妈的心血,也有妈妈的味道。最后附上我给妈妈的一首诗:

妈妈啊,幸福的妈妈
您的笑容多么舒心多么灿烂
您是我幸福快乐的源泉
您是我刻骨铭心的牵挂
妈妈啊,慈祥的妈妈
您的母爱比海还深比天还大
您日日夜夜都在为我们操劳
您时时刻刻都在为我们牵挂
妈妈啊,亲爱的妈妈
我愿用热血染黑您的白发
我愿用生命抚平您的皱纹
我心中永远永远装着妈妈

念母亲

■李实

一
我的母亲生前不知道有母亲节。只知道只要儿女回来了,她就笑逐颜开。

母亲出生在旧社会,从小在富有人家当婢,练出了一生的忍耐和勤劳。

母亲十九岁那年,嫁给了父亲,也嫁给了大海,在大海里颠沛流离。

母亲说,她喜欢大海,喜欢小小的浪花,和摇曳的渔火。

二
后来,母亲上岸了,不再在海上漂泊。

田野里又开始流动着母亲的背影,每年秋天,当庄稼收完后,母亲总喜欢回过头去张望,那空荡荡的稻田。

她似乎在寻找,她背后还有很多没有带走的东。包括一颗遗落的稻谷,那份对土地深深的眷恋和美好生活的期盼。

我也会跟着回头望,只是喜欢,田野上的蓝天,和田垄上开着一扎扎的小黄花。

三
母亲只字不识,却经常会说很有哲理的话。在我的感觉里,母亲俨然是个文化人。

我小时候不喜欢上学,喜欢睡觉。母亲说,被窝里都洒满阳光了,懒虫都走了,你还不起床。

我读完初中后想出去打工。母亲说,半途而废的人将来不会出息。

母亲说过的话,我已遗忘了许许多多,却永远忘不了那句“儿子,要认真做一个朴实的人”。

四
母亲一生生下六个儿女,她以血和泪滋养着。

母亲说,最奢侈的事就是有次坐月子能吃上一只鸭蛋煎糖水。

母亲说,生我时差点生在田间,急急忙忙赶回家,刚到家就生下了我。

我一直在想象那个黄昏,一个伟大的身影,像一匹野马,穿过黄昏的光芒,跨过高低不平的田垄,一直在往家飞驰。

多少年来,这画面在不断浮现。而母亲带着她的九十个春秋,已化作泥和土,晨曦或晚风,明月或星星,或其他的万物。

一声声儿叫娘声,再没有回答,只是一片静寂。

母亲的高度

■张燕

在我的印象中,母亲是一个高个子女人。也许她并不懂什么叫气质,但是,她就是占了高个子的优势,给人的感觉是优雅、知性。

当我懂事之后,一直遗憾个子没有母亲高,站在她身边,像是一个不曾长大的孩子似的。后来谈了一个男朋友,也总是笑我个子矮,连母亲都比不过。我奇怪母亲在我小时候没有给我好东吃,净是番薯、土豆、稀白粥,营养根本跟不上,个子也就长不高了。母亲听了就愧疚地笑了一笑。那个年代,谁家的孩子不是吃着粗粮长大的。肉味,那是过年时才能嗅得到的味道。

后来,家庭环境虽有所改善,饭桌上总也能见到肉。但是,自从父亲去世后,生活的重担就全压在母亲的肩上,姐第三人的生活开支和学费像无数只魔爪一样伸向母亲。柔弱的母亲一下子变得坚强起来,她白天上班,晚上接了一些针线活,手工活回来做,就着灯光,穿针引线,左粘右糊地把我们姐弟三人供了大学。

大专毕业后的我,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,也成为了孩子的母亲,和母亲一样,不可避免地为了一个家,上上下下,里里外外地奔波劳碌。很多时候,我的眼里只看到眼前的孩儿,看她一天天地长大,长高,想象着女儿会比当年的我还要高个子女就满心欢喜,陡生出一种成就感,觉得没有亏待了她。

我忘了有多久没有回过头来看过母亲一眼了。母亲60岁大寿那天,我带着女儿一同回去祝贺。吃过饭后,大家吃喝着要拍一张大合照。我拉着母亲就座时,才发现,母亲不仅是母头白发,而且,她个子变矮了,就像一件洗了又洗得棉衣似的,一年比一年缩水。

明明是一件合身的衣服,穿在母亲的身上,显得空荡又广阔。

我惊讶地问,“妈,你是不是驼背了?怎么比我还矮了?以前你可是比我高半个头的。”母亲听了,把那件不合身的衣服往下扯了扯,依然是笑了笑,摸了摸我的头,在我的身边坐了下來。那些年走过的路,受过的累,仿佛不值一提,仿佛肩上的那些重量已经不在。

那年,高中的我半夜痛经,又痛又吐,满脸冷汗,痛得躺在地上,连站起来都成问题。是母亲一把把我驮在背上,一步一步地往一公里外的医院狂奔。在我醒过来的那一刻,母亲笑着对我说,“别看你个子不高,可是重量不轻呀,我女儿还是蛮结实的嘛。”

我生女儿那年,丈夫在外工作一时回不来,是母亲一手搀扶着我,一手提着大包的衣服,一步一步地爬上医院的五楼。我疼得满头是汗,母亲也累得满头是汗。当我从手术中醒过来,母亲把小小的女儿抱到我眼前,一脸骄傲地说,“真好,生了一个女娃娃,就像你小时候一样漂亮。”

回过头来想,才发现,母亲不是缩水了,也不是驼背了,而是生活和儿女这三座大山把母亲的高度压弯了。母亲这一辈子,略去少女时代不说,在她最好的青春年华里只扮演了一个角色——母亲。都说“为母则刚”,母亲不仅是母亲,还兼顾了父亲的职责,像一个全能的战士一样,接受着生活里的一个又一个的挑战。有成功,有挫败,有喜悦,有泪水,但庆幸,在母亲的带领下,我们翻山越岭,跋山涉水,一路走了过来。

当母亲老了,矮了,我终于真正地长高了,母亲以她的坚强与勇气托起了我的高度。

无法可修饰的一双手

■黄蔚筠

“无法可修饰的一双手,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……”

这双手,不仅会把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,会烹制可口的饭菜,还会缝制漂亮的衣服,绘绣出美丽的彩图。这双手,属于母亲。

我童年的衣物,从上衣到裙子,从睡衣到外服,绝大多数是母亲亲手缝制的。

和大多数的母亲一样,我的母亲忙碌而操劳着,工作和家庭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时间。在难得的休息日,母亲会拉起我的小手,骑着自行车载我到百货商店去。站在布匹柜台前,母亲指着她看中的布料问我喜不喜欢。然后,在一个空闲的午后,屋子都收拾干净了,温暖的阳光透过明净的玻璃窗;或者在一个个月色如水的夜晚,喧闹了一天的城市沉寂下来,刷完了一堆油腻的盘子,洗净的衣物都晾在阳台上安静地吹着风,茉莉花茶在桌上冒着袅袅的热气,母亲便坐在那台古老的华南牌缝纫机前,身体微微向前倾,手上裁好的布料随着缝纫机脚踏板踩动的节奏灵活地移动。幼年的我就在一旁玩耍,等待着母亲变魔术似的给我变出一条漂亮的花裙子。

穿上母亲缝制的粉红色连衣裙到幼儿园,胸前张开着翅膀的花蝴蝶,羊角辫上随风飘扬的蝴蝶结,无一不在向小伙伴炫耀着母亲巧手下的杰作。小小的我也把腰板挺得直直的,在其他小女孩羡慕的目光与迫不及待地追问下,骄傲地回答:“不是买的,是我妈妈做的。”

母亲经常做衣服,因而有很多边角布料。这些边角布料母亲从来不会丢弃,总能让它们物尽其用。或是一个美观实用的布袋,或是一条巧妙拼接的“百衲裙”,在母亲的巧手设计下,俨然成了一件件艺术品。

当漫长的夏天逐渐接近尾声,母亲便会买回一个个色彩鲜艳的毛线球。在做家务的间隙,或是看电视的时候,母亲就会坐在沙发椅上,见缝插针地为我们赶织毛衣。细细的毛衣针在她灵巧的手里上下翻飞,把我看得眼花缭乱。在冬天来临之前,母亲总能把我们的新毛衣织好。

但是,上了高年级以后,我就不再穿母亲缝的衣服了,步入妙龄的我,和所有少女一样有着渐长的虚荣心,母亲做的衣服,已经跟不上流行的步伐。

我没想到,母亲还有更让我惊讶的手艺。

有一次回外婆家,母亲从床底下拖出了一个箱子,细细地擦去箱面的灰尘。我问她:“里面是什么?”母亲不言语,轻轻打开箱盖。天哪,原来是一幅幅刺绣!手帕、枕头套、台布、门帘……母亲一一摊开铺在床上,那些富丽的牡丹、清秀的梅兰、苍翠的松竹、成双的鸳鸯、比翼的蝴蝶、游弋的金鱼……无不栩栩如生。

我惊呆了,许久才问母亲:“妈,是你绣的吗?”母亲点点头。“那你现在怎么不绣花了?”母亲淡淡地:“都是做姑娘时绣

的。傻孩子,妈妈现在有一点空闲都用来给你们做衣服了,哪还有时间刺绣?”

我抚摸着那一团团斑斓的色彩,恍惚间,我似乎看到了倚在绣房窗前的女子,那是年轻时的母亲,素手捏着圆形的绣绷,右指间银亮的绣花针上下穿动,各色丝线穿梭间,精致的纹样在绣布上渐渐呈现。初春的阳光透过竹叶洒在母亲的身上,光与影摇曳着室内静止的旧时光,温润的风拂过母亲的脸颊,乌亮的头发随风轻舞。母亲不时用手拨一下额前的刘海,围裙中的女子,绣着细密的心事,也绣着青春的韶光。

我常常端详母亲的手。母亲出身贫寒,从小吃苦耐劳,农活家务样样能干,成家以后,要为生计奔波,又要操持家事,她的手并不纤巧细腻,而是粗糙的,还长满了茧子。我想不明白,这样一双并不漂亮优美的手,怎么可以如此灵巧地精于女红针黹?我更想不明白的是,为何我就没有遗传到母亲一半的灵巧?

如今,我的衣柜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,却再也找不到母亲细密的针脚。衣柜上那些繁复的绣花,都是冰冷的流水线上机器的产物,看似精美却没有生命力。

前些天回去看母亲,母亲似乎更苍老了,手背上又添了几颗斑斑点点。母亲曾经明亮的双眼已经浑浊,曾经灵巧的双手再也拿不起绣花针。

“无法可修饰的一双手,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……”

